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一)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九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29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29 年

我曾 …… 2
《往事》——以诗代序 …… 4
《幻醉及其他》序 …… 8
第一次宴会 …… 11
三年 …… 24

1929 年

我　　曾

我曾梦摘星辰，
　　醒来一颗颗从我指间坠落；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惆怅？

我曾梦撷飞花，
　　醒来一瓣瓣从我指间飘散；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凄怆？

我曾梦调琴弦，
　　醒来一丝丝从我指间折断；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感伤？

我曾梦游天国，
　　醒来一片片河山破碎；

需要全本请访问 ertongbook.com

觉悟后的虚空呵，
叫我如何不怨望？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9 年 5 月《燕大月刊》第 4 卷第 3、4 期合刊。）

《往　事》——以诗代序

我是一个盲者，
　看不见生命的道途，
只听凭着竿头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领，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头有说不出的虚空与寂静，
　心头有说不出的迷惘与胡涂；
小孩子，你缓一缓脚步，
　让我歇在这凉荫的墙隅。

听人声喧哗着四面，
　对我在不住的传呼；
我起身整一整衣袂，
　擦了擦脸上的汗污。

小孩子你别走远了，

你与我仍旧搀扶！
摸索着拾起琵琶
　　调着弦子，
我整顿起无限的欢愉。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
　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
围绕着她们天花绚烂，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

我听得见人声哗赞，
　哗赞这热闹的须臾；
我只是微微的笑着，
　笑着领受了这无谓的称谀。

第二部曲我又在弹奏，
　我唱着人世的欢娱；
鸳鸯对对的浮泳，
　凤凰将引着九雏。

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
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
　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

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

我听得见大家嘘气，
又似乎在搔首捋须；
我听得见人家在笑，
笑我这般的幼稚，痴愚……

失望里猛一声的弦音低降，
弦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虚无。
我越弹越觉得琴弦紧涩，
越唱越觉得声咽喉枯！

这一来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听见欣赏的嗟吁。
只无人怜惜这干渴的歌者，
无人怜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间是同情带着虚伪，
人世间是爱恋带着装诬……
我唱到伤感凄凉时节，
我听见人声悄悄的奔趋。

第三部曲还未开始，

需要会 上海注册 www.ertongbook.com

我已是孤坐在中衡，——
四围听不见一毫声息，
　只有秋风，落叶，与啼乌！

抱着琵琶我挣扎着站起，
　疼酸刺透了肌肤。
竿头的孩子哪里去了，
　我摸索着含泪哀呼。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众生伤损，
　大人的罪过摧毁了你无辜，
觉悟后的彷徨使你不敢引导，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撇在中途！

我拚着踽踽的曳着竿儿走去，
　我仍要穿过大邑与通都！
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
　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

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夜。北平。

（本篇系为小说、散文集《往事》写的代序，《往事》1930 年 1 月开明书店初版。）

《幻醉及其他》序

冰季弟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孩子。至今我若是梦见他，他仍是个穿着白地蓝花的土布衫儿，黄头发，大眼睛的孩子。他在我的意识中，始终没有长大。

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说来真快！我抱着他坐在窗台上。我笑问他，“你爱我么？”

“爱的！”他说。

我又笑问，“多么爱呢？”

他睁着大眼睛说，“顶爱，顶爱！”

我说：“那不够！”

他的眼睛更睁大了，“顶顶爱！”

我仍说，“那还不够！”

他站起来了，张开两臂，黑大的眼珠旋转着：“我爱你，比天比地那么爱！”

于是我满意的笑了，紧抱了他，吻着。

那时我深爱他那种不能充分发挥意想的言语。我爱那笨拙可爱的天真。

这几年来，只觉得环境的转移，自己的长大，却忘记了我怀中的蓝底白花土布衫子的小弟弟，也在发育。——

今夏回家去，觉得他终日关在三层楼上，桌上堆满了稿纸，昼夜不停的写。我始终不曾注意到他，我总想他所写的不过是中学校出版物那一类短诗，散文，杂感的文字。孩子们夏天无事，写写也好，我总不曾问起。

到我回平的前几天晚上，他忽然抱着一大堆纸到我屋里来，请我看，说是他写的几篇小说，要我作序。我一笑接过来，放在桌上，直到夜深就寝之先，才匆匆的看了几页。

我越看越惊讶，越看越感动，我觉得这作者，决不是一个穿蓝地白花的土布衫儿的孩子，而是一个善怀多感的青年，他在行为上不曾有多少活动，而在他深忧沉思里，曾用想象去经验遍了人间的一切！

前天他有信来，说航海之期在即了！从此不闭居在三层楼上，写那温柔分子的文字了！我立时似乎看得见那巍然如山的平稳前进的轮舶，和天边的晚霞，云端的沙鸟。似乎听得见那泱泱的海风，和环球各地码头上嘈杂的人声，以及各色奔趋的男女老幼。……

航海家的生涯，是折磨人的！我愿腥风咸水，能

洗刷出他特种新颖尖刻的笔风。游遍全球以后，我相信笔下必有活跃的，他人描写不到的人物，情事，感慨和奋兴！

冰季弟，你如今不止爱我，并爱了世间的一切，不止会用那笨拙的育语，并且会用了深切的文字。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远大的，是奇幻的，是惊险的，这些都是别个少年作者所不能得到的机缘，我何等的为你欢欣鼓舞；假如我是男子，何等的愿和你易地而处？

再见罢，爱弟，别忘了在祖国旧都的乡效，有个深深爱你的姊姊，日夜在计算着你海上的行程，祷祝着你海上的平安，并等候着看你海上的新作。

前途努力罢，爱的大灵在永远牵引着你！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海淀燕南园。

（《幻醉及其他》，小说集，冰季作，1930 年 10 月中华书局初版。）

第一次宴会

C 教授来的是这样的仓猝，去的又是这样的急促。桢主张在 C 教授游颐和园之后，离开北平之前，请他吃顿晚饭。他们在国外的交谊，是超乎师生以上的。瑛常从桢的通讯和谈话里模拟出一个须发如银，声音慈蔼的老者。她对于举行这个宴会，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虚拟下了她小小家庭里一个第一次宴会：壁炉里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跃的火焰，映照得客厅里细致的椅桌，发出乌油的严静的光亮；厅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盏浅蓝带穗的罩灯；在这含晕的火光和灯光之下，屋里的一切陈设，地毯，窗帘，书柜，瓶花，壁画，炉香……无一件不妥贴，无一件不温甜。主妇呢，穿着又整齐，又庄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里，放出美满骄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现在薄施脂粉的脸上；她用着银铃般清朗的声音，在客人中间，周旋，谈笑。

如今呢，母亲的病，使她比桢后到了一个月。五

天以前，才赶回这工程未竟的“爱巢”里来。一开门满屋子都是油漆气味；墙壁上的白灰也没有干透；门窗户扇都不完全；院子里是一堆杂乱的砖石灰土！在这五天之中，她和桢仅仅将重要的家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里楼上楼下是满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连她也认不清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只得把午睡也牺牲了，来指点看视。到了夜里，她和桢才能慢慢的从她带来的箱子里，理出些应用的陈设，如钟，蜡台，花瓶之类，都堆在桌上。

喜欢款待的她，对于今天下午不意的宴会，发生了无限的踌躇。一种复杂的情感，萦绕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虚拟的第一次宴会，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这小小的“爱巢”里，只有光洁的四壁，和几张椅桌。地毯还都捆着放在楼上，窗帘也没有做好，画框都重叠的立在屋角……下午桢又陪 C 教授到颐和园去，只有她一个……

她想着不觉的把眉头蹙了起来，沉吟了半晌，没有言语。预备到城里去接 C 教授的桢，已经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头看见瑛踌躇的样子，便走近来在她颊上轻轻的吻了一下，说：“不要紧的，你别着急，好歹吃一顿饭就完了，C 教授也知道，我们是新搬进来的。自然诸事都能原谅。”瑛推开他，含颦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头玩够

了颐和园，再客人似的来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桢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里帮你。或是把这宴会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头痛。”

瑛抬起头来，“笑话！你已请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别耽搁了，晚上宴会一切只求你包涵点就是了。”桢笑着回头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几个人。”桢道，“你斟酌罢，随便谁都成，你请的总比我请的好。”

桢笑着走了，那无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无量的胆气。瑛略一凝神，叫厨师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净的。回来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楼上把地毯都搬下来。又吩咐苏妈将画框，钉子，绳子等都放在一处备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电话。

她一面低头走着，便想出了几个人：许家夫妇是C教授的得意门生；N女士美国人，是个善谈的女权论者；还有华家夫妇，在自己未来之先，桢在他们家里借住过，他们两位都是很能谈的；李先生是桢的同事，新从美国回来的；卫女士是她的好友。结婚时的伴娘……这些人平时也都相识，谈话不至于生涩。十个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请的人，都在家，都能来，只卫女士略有推托，

让她说了几句，也笑着说“奉陪”，她真喜欢极了。在江家院子里，摘了一把玫瑰花，叫仆人告诉他们太太一声，就赶紧回来。

厨师父和苏妈已把屋中都收拾干净，东西也都搬到楼下来了。这两个中年的佣人，以好奇的眼光来看定他们弱小的主妇，看她如何布置。瑛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先指挥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颜色铺好；再把画框拿起，一一凝视，也估量着大小和颜色分配在各屋子里；书柜里乱堆的书，也都整齐的排立了；蜡台上插了各色的蜡烛；花瓶里也都供养了鲜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后，把屋角高桌上白绢画蓝龙的电灯一开，屋里和两小时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头，厨师父和苏妈从她喜悦的眼光中领到意旨了，他们同声的说：“太太这么一调动，这屋里真好看了！”

她笑了一笑，唤：“厨师父把壁炉生了火，要旺旺的，苏妈跟我上楼来开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闽漆咖啡的杯子，一包一包都打开了。苏妈从纸堆里检出来，用大盘子托着，瑛打发她先下楼摆桌子去，自己再收拾卧室。

天色渐渐的暗下来了。捻开电灯，拨一拨乱纸，堆中触到了用报纸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开了一看，是几个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叠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